

六
典
通
考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五

湖西閻鎮珩輯

王政考

馬政

古之馬惟養於官而其養之於民者官無所與司馬法曰甸方八里戎馬四匹長轂一乘周禮鄉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此皆馬之畜養於民以待軍旅田役之徵調而官初無所與焉者也若校人所掌王馬之政與月令所載養馬之法則以給公家車御之用而官之所自養也當成周盛時天子十二閑之馬不過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諸侯六閑之馬不過千二百九十六匹而畿內六

十四萬井之賦出車萬乘戎馬四萬匹所謂國馬足以行軍者皆民自養之而官無與是以徵發雖繁而民未嘗受其擾也漢有五監六廄以養馬而武帝時馬至四十萬匹唐置八使十六監在麟德間有馬七十萬匹可謂極盛矣然皆官所自具而未嘗苛歛於民至宋始爲戶馬保馬括馬之令而民困矣蓋馬旣係於官而民以爲非民之所有官旣委於民而官以爲非官之所專馬安得而不敝民安得而不窮其極也上下交相欺隱以爭取利而害有不可勝言者矣考唐宋史志多以馬政繫之於兵然周有公馬漢有家馬唐有仗內仗外之廄是皆於戎政無與焉者而要其牧養以時阜畜有方則

王者所以順四時之氣盡百物之性而利官民之用固亦仁政之大端哉

校人掌王馬之政

謂差擇養乘之數

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

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駕馬一物

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

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駕馬給宮中之役

凡頒良馬而養乘

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駸駸一馭夫

六轂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駟馬三良馬之數

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

二耦爲乘趣馬下士

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自乘至廐其數二百一十六匹至校變爲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

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四匹然後

王馬大備駟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宜爲六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

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

也卑之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

種降轂之羞每廐為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凡馬居四之

一四之一者春執駒二歲曰駒三歲曰駮執駒拘也春通淫

夏頒馬攻特為其蹄鬻之後攻其特秋臧僕臧僕謂簡練取冬

獻馬講馭夫馬馭見成馬於王也馭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

馬而頒之馭授當乘也也飾幣馬執扑而從之也校人主飾之

者執策立於馬後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將也凡將事於四海

山川則飾黃駒與王巡守過大山山川則有般駒以祈沈禮凡國

之使者共其幣馬用私親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物馬齊等馭

夫之祿宮中之稍食見上下稍食師圉府史以下

鄭志趙商問校人職天子十二閑馬六種為三千四百五

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千七百二十八匹商按天子之卿采地食小都大夫食縣不審所由當能共此馬數故禮記家富不過百乘謂其多也以司馬法論之甸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地四甸一甸稅又給王其餘三甸纔有馬十二匹今又就校人之職相校甚異何答曰邦國六閑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有四閑二種又當八百六十四匹今子以何術計之乎此馬皆君之所制爲非謂民賦畿內百里之國者居四都五十里之國居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居四甸而引天子卿食小都大夫食縣欲何以難又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爲民出軍賦無與

於天子國馬之數事條未理而多紛紜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簡差也節猶量也差擇王馬以爲六

等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用馬之第次居謂牧房所處治謂執

之屬駒攻特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頒馬授圉者所牧處孟春焚

牧中春通淫焚牧以除陳生新草中春陰陽交掌其政令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攻駒及執駒散

馬耳圉馬阜盛壯也散謂括馬耳無令善驚也佚者用之不

蹄驚者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正校人員選校人謂師圉

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員者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騾六尺以上爲馬大小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犇聲廐始牧夏庠馬冬獻馬異名

茲也馬既出而除之新聲馬神茨牆則剪閭茨蓋也閭苦也之也庠府也所以庇馬涼也剪閭圉人所習

園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

陳賓客之馬王所以賜之喪紀之馬啟後所薦廐馬亦如之廐馬遣車之馬馭夫分公

馬而駕治之乘調六種之馬馬質掌質馬量馬三物一曰戎馬二

曰田馬三曰驂馬皆有物賈此三馬賈以給官府之吏無種也皆有物色及賈直綱惡馬

綱以麻索維綱狎習之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

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更謂償也旬之內死者償以毛齒與

賈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任之過其任也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不任用

非用者罪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議其所載輕重及道里齊其勞逸乃復用之若有馬

訟則聽之訟謂賣買之言相負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

攻馬疾受財于校人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乃治之相助也馬死則使其賈

弱之入其布于校人賈謂其屬官小吏賈二人弼賣也月令季春乃合累

牛騰馬遊牝于牧

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犧在廐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犧

牲駒犢舉書其數

以在牧而校數書之明出時無他故仲夏遊牝別羣孕妊之

則繫騰駒

爲其壯氣有餘相踣齧也班馬政謂養馬

記夏后氏尙黑戎

事乘驪

馬黑色曰驪殷人尙白戎事乘翰

翰白色周人尙赤戎事

乘駟

駟馬白腹

大戴禮四月執陟攻駒五月頒馬

明堂位

夏后氏駟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書王來

白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

野示天下弗服

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

秦之先有造父以善御

得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耳之駒西巡狩樂而忘歸

王以趙城封造父其後有非子居犬邱好馬及畜善養息之

犬邱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

於是孝王曰昔柏醫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

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

詩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秉心塞淵騶牝三千國馬之制天子十二

開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開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魯僖公務農重穀牧于

坰野坰遠野地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皇有驪有

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駟良馬腹幹肥張也驪馬白跨曰駟黃白曰皇純黑曰

駟黃駟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坰者有騶有駟有騂有

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蒼白雜毛曰騏黃白雜毛曰駟赤黃曰騂蒼祺曰騏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駟有騂有雒以車釋

繹思無斁思馬斯作青驪駟曰騶白馬黑鬣曰駟赤身黑鬣曰駟黑身白鬣曰雒駟駟

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駟有騂有騶有魚以車祛祛思

六與重卷卷百六十五

無邪思馬斯徂陰白雜毛曰驪形白雜毛曰驪二目白曰魚秦風有車鄰

鄰有馬白顛爾雅駒駝馬北海有獸狀如馬名駒駝色青野馬如馬小出塞外

駮如馬倨牙食虎豹山海經外有獸名駮如白馬騏蹄善

陞甌如甌山形似甌上大有小蹄蹄苑蹄騏駼枝蹄善陞甌駮

亦似馬小領盜驪盜驪里馬絕有力駮八尺高膝上皆白惟

四骹皆白駮下也四蹄皆白首俗呼為前足皆白驥後足皆

白駒前右足白啟左傳曰左白蹄前左後右足白驥左白鼻

後左脚白易驛馬白腹驪赤色驪馬白跨驪黑色白州

日震為鼻足驛馬白腹驪赤色驪馬白跨驪黑色白州

驪州尾本白驛尾林尾白驛但尾驛白顛戴星白達素縣

素鼻莖也俗所面頰皆白惟驪額回毛在膺宜乘俗呼官府

謂漫體微齒馬法旋毛在腹下在肘後減陽在幹第方脊在背闊廣皆

如乳者千里馬

所在逆毛居駝馬毛逆刺駝牝馬七尺以上為駝駝牡馬別名

之名逆毛居駝或曰此即良馬名牝曰騊駼今江東呼牝曰騊駼草馬騊駼曰駝黃

騊駼詩云騊駼馬黃脊騊駼黃脊騊駼皆背脊青騊駼今之青

騊駼色有深淺班駮隱青騊駼繁鬣騊駼兩被毛或云美鬣繁鬣

騊駼今之連錢總青騊駼繁鬣騊駼兩被毛或云美鬣繁鬣

騊駼今之連錢總青騊駼繁鬣騊駼兩被毛或云美鬣繁鬣

騊駼今之連錢總青騊駼繁鬣騊駼兩被毛或云美鬣繁鬣

騊駼今之連錢總青騊駼繁鬣騊駼兩被毛或云美鬣繁鬣

騊駼今之連錢總青騊駼繁鬣騊駼兩被毛或云美鬣繁鬣

騊駼今之連錢總青騊駼繁鬣騊駼兩被毛或云美鬣繁鬣

騊駼今之連錢總青騊駼繁鬣騊駼兩被毛或云美鬣繁鬣

騊駼今之連錢總青騊駼繁鬣騊駼兩被毛或云美鬣繁鬣

欲深口中欲得赤權頰欲滿如月膝骨圓而長耳欲得相
近而前腎小而厚

膺門馬前胸汗溝馬中脊也

又曰伏龍骨欲得成頸

欲得長雙跣欲得大而突蹄欲得厚腹下欲得平有八字

尾骨欲得高而垂眼下懸鰲懸鰲欲得成 埤雅舊說相

馬眼欲得有紫豔口欲得有紅光上脣欲得緩下脣欲得

急上齒欲鉤鉤則壽下齒欲鋸鋸則怒耳欲如破竹睛欲

如懸鈴頭欲高如剝兔項欲起如飛龍又曰人眼烏目鹿

背麟腹虎胸龜尾擎頭如鷹垂尾如彗又曰望之大就之

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前視見目傍視見腹後

視見足駿馬也毛束皮皮束筋筋束肉肉束骨五者兼備

天下之馬也又曰口中紅白間色者壽鼻中紅色如朱點

書者壽眼中赤色如字形者壽

國語古者聚馬不害民之財用馬多則求者眾妨財力也國馬足以行軍

國馬民公馬足以稱賦公之戎馬稱舉也賦兵賦左傳新作延廐害不

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秋分也治廐當以秋分因馬相入而修之今以春秋

秋作故日不時穀梁傳延廐者法廐也法廐者六開每廐一開言其

言新有故也改故而新晉惠公與秦戰于韓乘小駟鄭入也鄭

馬獻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

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

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變易人意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

繼中乾狡戾也憤動也氣狡憤於外則血肱必周身進退不

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及戰晉戎馬還澶而止澶泥也還便旋

也秦獲晉侯以歸晉程鄭爲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駒

知禮

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駟六閑之駟

國策秦馬之良探前跌後

蹄間三尋

三尋三尺也

烏氏僕

烏氏縣名僕名也

畜牧及眾斥賣求奇

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

秦始皇帝令僕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林駟曰周以民牧者如丘甸歲取馬四匹之類平時則官

給蒔秣有警則民供召發然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大夫

之家未嘗不自畜馬蓋在官養之爾周禮天子十二閑先

儒論數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狄亂後新造之國末年

亦至騾牝三千若以制度論衛侯國又殘亂之餘安得如

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天子十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文

駉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此成周官民通牧之制也
阡陌閒井田廢兵車不取之田賦戎馬各從官給於是馬
政日廢而外患生矣 歸有光曰周禮牧馬之事皆自古
以來傳其法所以能盡物之性者也或謂周蓋令民間養
馬考其實不然邱甸之馬國有賦調民自具馬以卽戎民
之平日養馬官何與焉唯校人以下之職乃爲王馬而天
子使人自養之者也牧師所謂牧地皆在草莽水澤之中
若今之苑馬然其後天子亦不盡如其制而自以其意使
人養馬穆王時造父馭八駿孝王命非子主馬汧渭之間
皆非如周禮有一定之官也春秋時魯衛弱國而魯僖公
坰牧之盛衛文公駉牝三千詩人歌頌之秦起西北牧多

健馬其詩曰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又曰騏驎是中騶驪是
驂言秦馬之良也諸侯力政各國有馬至千萬騎後秦併
六國馬皆入之秦及山東豪俊起章邯以百萬之師數進
數卻竟以敗降秦馬無聞焉

漢因秦置太僕官掌輿馬有兩丞屬官有大廐未央家馬三

令各五丞一尉

主供天子私服非大祀戎事軍國所須故謂之家馬

又車府路輪騎馬

駿馬四令丞主乘輿路車及凡小車又龍馬閑駒橐泉駒駝

承華五監長丞

橐泉廐在橐泉宮下閑關養馬之所故曰閑駒

西北邊郡有六牧師

諸苑三十六所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頭

又牧橐昆驪令丞

牧橐言牧養橐駝也昆驪見前

皆屬太僕

漢舊儀云天子六廐未央承華

駒駝騎馬路輪大廐馬皆萬疋三輔黃圖都廐天子車馬所在中廐皇后車馬所在

文帝詔太僕見馬

遺財足

遺留也

餘皆以給傳置又用晁錯令民有車騎馬一匹

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

武帝修馬復令卽此

孝景

二年始造苑馬以廣用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矣中四年御

史大夫衛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中

六年匈奴入雁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武帝卽位國家無

事眾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乘字牝者擅不得聚會建元元

年罷苑馬以賜貧民

養馬之苑舊禁百姓不得飼牧采樵今罷之

時大將軍衛青

數出擊胡漢士馬死者十餘萬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

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降胡

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騶出御府禁藏

以贍之

匈奴渾邪王帥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汲黯曰

令亡罪獨斬臣黜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兩將軍之出塞塞閱官馬及私馬凡十萬匹而後入塞者

不滿三百疋自衛青圍單于以後以漢馬少故久不伐胡元

狩五年天下馬少平杜馬匹二十萬平杜馬賈欲使人競畜馬兵革數動

民多買復于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元鼎元年

令民得畜邊縣畜牧于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

告緡用充入新秦中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爲息什一

也明年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廼著令令封君以下

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四

年秋馬生渥洼水中南陽新野有暴利長遺刑屯田燉煌界數于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

馬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于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

作天馬之歌時張騫爲天子言大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

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

大宛國有高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子皆汗血

田號曰天馬子云

漢使烏孫烏孫使獻馬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

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
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漢使者往旣多言宛
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旣好宛馬聞之甘心
使壯士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謀曰貳師馬宛寶馬也不肯
與漢使天子大怒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期至貳師城取善
馬是歲太初元年也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馬校尉備破宛
擇取其善馬圍其城宛大恐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
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卽不聽我我盡殺善馬貳師

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乃還自是宛王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陶苜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眾益種蒲陶苜宿離宮館旁極望馬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馬征和中詔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

馬復因養馬免徭賦也

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金

譚轅黃門養馬牽馬過殿下馬又肥好拜爲馬監上官桀遷未央殿令武帝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昭帝始元四夜憂懼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忠年詔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五年夏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元鳳二年詔曰朕聞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

馬其令郡國毋歛今年馬口錢

往時有馬口出歛錢今省

元帝卽位省苑

馬以振困乏時貢禹奏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廐馬百餘匹方今廐馬食粟將萬匹今民大飢而廐馬食粟苦其太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願減食穀馬從之初元二年詔罷黃門乘輿狗馬五年詔大官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政事而已成帝詔減乘輿廐馬

林駟曰漢初民出善賦以備車馬又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疋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算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馬數千羣橋姚居塞致馬千匹時內郡之盛則眾庶有馬阡陌成羣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

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疋旣數出師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則內郡庶民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縣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廣蓄牧者難矣又列侯匿馬而腰斬民或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故內郡不足則籍民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騾馳負石至玉門關輪臺之恨始修馬令吁亦晚矣 歸有光曰漢馬莫盛於孝武之世後以馬耗故爲假馬母歸息諸一切法此後世民養官馬之始也然不久而罷漢太僕所領若車府路輪騎馬駿馬龍馬閑駒騊駼諸監廐皆內馬也邊郡六牧師苑及漢陽流馬宛此皆在外而諸牧師苑

分在河西六郡中北地靈州有河奇苑號非苑歸德有堵苑白馬苑郁郅有牧師苑襄平有牧師官鴻州有天封苑太原有家馬官其後又置越雋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有萬歲苑犍爲有漢平苑皆太僕屬也

後漢太僕卿掌車馬丞一人未央廐令主乘輿及廐中諸馬長樂廐丞一人舊有六廐中興省約但置一廐後置左駿令廐別主乘輿御馬後或併省又有牧師苑皆令官主養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興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但以羽林郎監領建武中馬援好騎射善別名馬于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

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儒傳茂林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影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韉中帛氏口齒謝氏髭鬚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孔兩間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前向牙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賺欲小季肋欲長縣薄欲厚而緩縣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而長膝本欲

起肘腋欲開膝欲方永元五年詔有司省減內外廄及涼州
蹄欲厚三寸堅如石
諸苑馬永初元年詔廄馬非乘輿常在御者皆減半食六年
詔越雋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郡置萬歲苑犍爲
置漢平苑順帝時遠近獻馬眾多園廄充滿始置承華廄時
士魏桓被徵不出謂人曰廄馬萬匹其可減乎蓋當光和四
時畜馬非以資軍國之用徒侈服御糜廩粟而已
年初置駉驥廄丞領受郡國調馬調謂散豪右率推馬一匹
至二百萬率障也惟專也謂障餘中平元年詔公卿出馬弩
廄馬非郊祭之用悉出給軍

尉
魏因漢有未央廄令長樂廄丞及驊騮廄令丞又置牧官都

晉太僕統典牧乘黃驎騊龍馬廄等令元帝渡江太僕或省

或置哀帝時驛驛并爲門下之職

梁置太僕卿與太府少府爲夏卿統南牧左右牧龍廄內外廐班第十列爲十二卿

北魏永興五年詔諸州六十戶輸戎馬一匹泰常六年調民二十戶輸戎馬一匹大牛一頭又制六部民滿百口者輸戎馬一匹太延二年行幸柁楊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太和十七年車駕遷洛敕宇文福檢行牧馬之所福規洛濟以西河內以東拒黃河南北千里爲牧所帝自代移雜畜於牧所福善於將養並無耗損遂以將軍兼領太僕典牧令正始四年禁天下畜牝馬延昌元年通河南牝馬之禁初世祖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用爲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餘

萬匹橐馳將半之牛羊無數及高祖以河陽爲牧場恆置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於并州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彌滋矣正光以後天下喪亂遂爲羣盜所盜掠焉

爾朱榮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

後齊太僕寺掌諸車輦馬牛畜產之屬統驊騮

掌御馬及諸鞍乘

左

右龍左右牝

掌駝馬

等署令丞驊騮又有奉承直長二人左龍

署有左龍局右龍署有右龍局左牝署有左牝局右牝局

隋太僕寺有獸醫博士

百一十人員

統驊騮乘黃龍廐等署各置

令隴右牧置總監副監丞以統諸牧其驊騮牧及二十四軍馬牧每牧置儀同及尉大都督帥都督等員驢騾牧置帥都

督及尉苑川十二馬牧每牧置大都督及尉各一人帥督二人緣邊交市監及諸屯監置監副監各一畿內者隸司農自外隸諸州馬場帝卽位太僕減驛驢署入殿內尙乘局改龍廐曰典廐署有左右駁阜二廐加置主乘司庫司廩官

唐太僕卿掌邦國廐牧之政令統乘黃典廐典牧車府四署及諸監牧之官屬歲會羊馬籍帳上于尙書駕部駕部郎中

掌天下之廐牧官私馬牛之簿籍出入關逸之政令司其名

數凡牧監六十有五皆分使而統之

南使十五監西使十六監北使七監東使九監

鹽州使入監嵐州使三監則廐牧及諸司馬牛雜畜各隸於籍帳以時受而藏之

若畜養之宜孳生

之數皆載太僕之職凡諸衛有承直之馬

諸衛每日置承直馬八十正以備雜

使諸衛官諸州府馬每月常差赴京都爲承直諸府常備其數甚多開元二十五年勅以爲天下無事勞費頗煩宜隨京

都近便量畱三千正充尾從及街使乘直餘一切並停審其制以定數焉尙乘奉御掌

內外閑廐之馬辨其廕良而率其習馭直長爲之貳六閑一

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駒駝五曰駃騠六曰天苑

左右凡十有二閑分爲二廐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馬

今仗內有飛龍祥麟鳳苑鶴鑾吉良六郡等六廐奔星內駒

等兩閑仗外有左飛右飛左万右万等四閑東南內西北內

等兩凡御馬必敬而式之非因調習不得捶擊諸閑廐上細

惟得廐內乘習其進御制而爲出入之禁隴西諸牧監使每

年簡細馬五十疋進共祥麟鳳苑廐所須雜給馬牛別簡孳

壯敦馬一百匹與細馬同進仍令牧監使預簡敦馬一十匹

別牧馬殿中須馬任取充凡秣馬給料以時爲差春冬日給

藁一圍粟一斛鹽二合秋夏日給青芻一圍粟減半凡外牧

進良馬印以三花飛風之字而爲誌焉細馬次馬送尙乘局者於尾側依左右閑印以三花其餘雜馬送尙乘者以風字印印右髀以飛字印印左髀奉乘掌率習馭掌閑駕士及秣飼之法凡馭馬必視其齒厯勞逸而調習之馬四年而兩齒五年而四齒六年而六齒成矣七年而右一齒齠八年而上下各一齒缺九年而上下盡缺十年而上兩齒齠十二年盡齠十三年下兩齒平十四年下四齒平十五年下盡平十六年上兩齒齠十七年上四齒齠十八年上盡齠十九年上兩齒平二十年上四齒平獸醫掌療馬病凡馬病灌而行之觀其病之所發療馬病有五勞一曰筋勞二曰骨勞三曰皮勞四曰氣勞五曰血勞久步則生筋勞久立則生骨勞久汗不

乾則生皮勞汗未差燥而飼飲之則生氣勞驅馳無節則生血勞有傷寒者有傷熱者有瘍者咸據經方以療焉高祖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于此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國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關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而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廣之野凡馬五

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
方其時天下以一緡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
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牧監儀鳳中以太僕少卿
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後又有羣牧
都使有閑廐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諸坊若涇川亭
川闕水洛赤城南使統之清泉溫泉西使統之烏氏北使統
之木峽萬福東使統之他皆失傳其後益置入監於鹽州三
監於嵐州鹽州使八統白馬等坊嵐州使三統樓煩元池天
池之監凡征伐而發牧馬先盡強壯不足則取其次錄色歲
膚第印記主名送軍以帳馱之數上於省自萬歲失職馬政
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景

雲二年詔羣牧歲出高品御史案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誨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贐一游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異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廐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爲費毛仲既領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明皇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爲印自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者

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載隴右羣牧都使奏牛馬駝羊總六十萬五千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馬抵平涼蒐監牧及私羣得馬數萬軍遂振至鳳翔又詔公卿百僚以後乘助軍其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陷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乾元後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緇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親擊吐蕃魚朝恩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庶士馬輸官曰國練馬下制禁馬出城者已而復罷德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內廐貞元三年吐蕃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

蒲武關者元和十一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二萬市馬河曲其
始置四十八監地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
隴置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後監牧使
與坊皆廢故地存者一歸閑廐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又賜
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二年閑廐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
坊地失業者甚眾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爲龍陵監十四年置
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二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卽位岐人
叩闕訟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案治悉予民太和七年度支
鹽鐵使言銀州水甘草豐請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河西置
銀州監以源爲使襄陽節度使裴度奏停臨漢監開成二年
劉源奏銀州馬已七千若水草乏則徙牧綏州境今綏南二

百里四隅險絕寇路不能通以數十人守要畜牧無他患乃以隸銀州監其後闕不復可紀

林駟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正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數歲周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給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唐兵志曰高宗武后府兵之法更號曰彊難致乃給以監牧始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伐之餘牧馬餘見兵志鳩括殘騎僅得壯牝三千正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大僕張萬歲葺其政焉其後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餘匹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之有也垂拱以後馬耗大

半開元始命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牧養有法雲錦成羣
復與麟德馬數相等此唐牧於官而給於民之制也 歸
有光曰漢以來牧官後世不聞唯唐張萬歲王毛仲此兩
人名最著而馬特盛議者以爲唐得人專其職初置監牧
秦渭二州北會州蘭州狄道西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
四郡之地漢志云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習
俗頗殊地廣民稀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皆唐
之牧地之所包絡也

後梁開平四年頒奪馬令冒禁者罪之

先是梁師敵戰得商人之馬必納官放出

令命獲者有之

後唐同光三年下河南河北諸州和市戰馬官吏除一匹外

匿者有罪長興四年勅沿邊藩鎮或有蕃部賣馬可擇其良壯者給券具數以聞先是上問見管馬數樞密使范延光奏天下常支草粟者近五萬匹見今西北諸蕃賣馬者往來者如市其郵傳之費中估之直日四十五貫以臣計之國力十耗其七馬無所使財賦漸銷朝廷甚非所利上善之故有是勅清泰三年勅諸道州府縣鎮賓佐至錄事參軍都押衙教練使已上各留馬一疋乘騎及鄉村士庶有馬者無問形勢馬不以牝牡盡皆抄借但勝衣甲並仰管節度防禦團練等使刺史除自己馬外不得因便影占管軍都將除出軍及隨駕外見逐處屯駐者都指揮使舊有馬許留五疋小指揮使兩都頭一疋其餘凡五疋取兩疋十疋取五疋更有多者並

依此例抽取在京文武百官主軍將校內諸司使已下隨駕

職員舊有馬者任令隨意進納不得影占人私馬各下諸道

准此據長興時范延光所奏方患官馬太多至清泰相去未遠遂下括馬之令如此豈前馬盡耗而無存耶

後晉天福九年遣使之諸道州府括取公私馬以備契丹

宋御馬之等三入殿祇候十五匹別駕十四匹從駕十匹給用之等十有五日揀

不得支使日添價日明信日臣僚日諸班日御龍直日捧日龍衛日拱聖日驍騎日雲武騎日天武龍猛日配軍日雜吏

日馬羣號之字十有七日左日右日干日立日水日官日吉日天日主日王日方日與日來日萬

官日小日毛物之種九十有二此撥八青二白一烏五赤五紫

五驂五駟八駟房六駟三驂七太祖始置左右飛龍二院及養馬二務又興

葺舊馬務四以爲牧地分遣中使詣邊州歲市馬太宗平太

原觀兵幽州得汾晉燕薊之馬四萬二千餘匹內阜充初始

分置諸坊太平興國五年改飛龍院爲天廐坊尋又改爲騏驎院左右天駟監四左右天廐坊二皆隸焉淳化二年詔圉人畜馬于便殿教以秣飼之法且以其法頒于諸軍復出醫馬良方賜之嘗從趙守倫之請於諸州設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匹逐水草牧放守倫又言諸坊牧馬萬匹歲當生駒四千今歲止二千五百典司失職當嚴責罰若馬百匹歲得駒七十則加遷擢諸坊產駒卽籍以聞牧放軍人當募少壯充役並從之眞宗置羣牧使景德二年改牧龍坊爲監賜名給印在外之監十四大名曰大名洺州曰廣平衛州曰淇水河南曰洛陽鄆州曰原武同州曰沙苑相州曰安陽澶州曰鎮寧邢州曰安國中牟曰滹澤許州曰單鎮凡廐牧之政皆出

於羣牧司自騏驎而下聽命焉大中祥符元年立牧監賞罰之令外監息馬歲以十分爲率死一分以上句當官罰一月俸餘等第決杖牧倍多而死少者給賞緡有差凡生駒一匹兵校而下賞緡一匹是時內外坊監及諸軍馬二十餘萬匹飼馬兵校萬六千三十八人每歲京坊草六十六萬六千圍麩料六萬二千二百四十石鹽油藥糖九萬五千餘觔石諸州軍不預焉左右騏驎六坊監馬二千餘匹春季出就牧孟冬別其羸病就棧阜養飼其尙乘之馬備用者在焉天禧初宰相向敏中言國馬之數方先朝倍多廣費芻粟若令羣牧司度數出賣散于民間緩急取之猶外廩耳乃詔十三歲以上配軍馬估直出賣天聖七年羣牧司言舊制知州軍通判領

同羣牧事歲終較馬死數及分已上并生駒不及四分並罰
奉死數少生駒多卽奏第賞三歲都比以該賞者聞今請申
明舊制通判始到官書所轄馬數歲一考之官滿較總數爲
賞罰詔從之嘉祐八年羣牧司言孳生七監每監歲定牝馬
二千牡馬四百歲約生駒四百以爲定數嘉祐中從韓琦之
請遣官括河北牧地得閒田三千三百五十頃募佃得穀十
一萬七千八百石絹三千二百五十匹草十六萬一千二百
束羣牧司言諸監牧地間有水旱每監牧放外歲刈白草數
萬束以備冬飼今悉賦民異時監馬增多及有水旱無以轉
徙牧放詔遣官相度除先被侵冒已根括出地權給租佃餘
委羣牧司審度存畱有閒土卽募耕佃羣牧使歐陽修言唐

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暨河曲之野內則岐鹵涿
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今則沒入蕃界淪於侵佃不可
復得惟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汾河之側旱地亦廣其間
水草最宜牧養此唐樓煩監地迹此推之則樓煩元池天池
三監舊地尙冀可得臣往年出使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
定軍其地閑曠河東一路水草甚佳地勢高寒必宜馬性又
京西唐汝之間荒地亦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審度
若可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可廢罷治平末牧地總五萬五
千河南六監三萬二千河北六監二萬三千凡支配驥驥院
估馬司以當配軍及新收馬閱數毋過一百神宗初立詔文
彥博等曰昔唐用張萬歲典羣牧馬政修舉後世稱爲能吏

今自提總官屬至坊監使臣既非銓擇而遷徙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今當簡其勞能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爲勸于是樞密副使邵元請以牧馬餘田修稼政以資牧養而羣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馬爲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仍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收芻粟從之已而樞密院言舊制左右驥驥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羣牧使副都監以領牧政使領雖重未嘗躬自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故馬不蕃息今宜分置官局專任責成乃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使以劉航崔台符爲之又置都監各一在河陽者爲羣生監凡諸外監並

分屬兩使時上畱意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寬衍爲人冒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言利者乘之以增賦入爲務二年詔括河南北監牧司總牧地舊籍六萬八千頃今籍五萬五千餘數皆隱于民自是請以牧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是歲天下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有奇熙寧五年樞密使文彥博論監牧疏曰周官牧田任遠郊之地宣王有考牧之詩僖公有在坰之頌蓋日中而出所以遂物性而生息也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以來修舉甚至陛下初置南北監牧使其制益嚴今議者多不詳利害欲賦牧地與民而歛其租散國馬于編戶責其孳息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畊乎所斂之租豐凶皆可得乎且戶配一馬繫之維之皆可蕃

息乎或謂監牧之馬各有驚良量材用之所得不少張萬歲
典牧馬直一縑若計所直豈皆良馬又謂緣牧所費殆將不
貲歲月計之有損無益臣嘗計河北監戶歲入牧地之租可
充吏兵之費唯河南諸監所入尙少漸增地利亦可自充大
率草馬二萬歲牧六課爲駒一萬二千三歲中失其半猶得
六千匹驚良相參匹直十五千歲獲九萬貫所得不少矣今
廢之甚易他時復之甚難坊監廄庫棚房井泉官廨營房七
八十年經營成就若廢罷之後蕩然一空猝欲復之功費愈
大乞委臣寮博求利害而審處之羣牧制置使文彥博言賦
牧地與民其事非便而中書樞密院則言河南北十二監起
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給騎兵者二

百六十四餘僅足配郵傳而兩監牧吏卒襍費及所占地租爲緡錢五十三萬九千有奇計所出馬爲錢三萬六千四百餘緡而已今九監見馬三萬若不更制則日就損耗於是卒廢之以善馬分隸諸監餘馬皆斥賣收其地租元豐八年曹誦言自溫從吉建議創孳生監迄今二駒不蕃而死者益眾乃命御史臺校覈自置監以來得駒不及一分四釐馬死十分之六於是責議者及提舉官而罷畿內十監元祐初議興監以復舊制右司諫王巖叟言牧地賦民爲害多端若復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皆復紹聖初韓琦等建議凡授民牧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

責償已佃牧田者依上養馬知邢州張赴上其說且謂上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較陝西沿邊弓箭手旣養馬又戍邊者爲優試之一監一縣當有利樞密院是其請且言熙寧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百餘萬元祐初罷熙豐之政奪已佃之田而復舊監桑棗井廬多所毀伐監牧官吏爲費不貲牧卒擾民棚井抑配爲害非一蓋自復監以來臣僚屢陳公私之害若循元祐倉卒更張之法久當益弊且左右廂今歲籍馬萬三千有奇堪配軍者無幾惟沙苑六千匹愈於它監今赴等所陳授田養馬旣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不願者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馬矣乃具爲條畫下太僕寺應監牧州縣悉行之

留布敘曰元祐中復置監牧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匹而不堪者過半今

以租錢置蓄落十指揮於陝西養馬三千五百人戶願養者
數千而所存兩監各可牧萬馬馬數多于舊監而省費非一
近世良法未之能大觀元年尙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
及時三省皆稱善

而費不訾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頃芻粟官曹
歲費緡錢四十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兩年中亡失者三千
九百且素不調習不中用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
馬而不適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田三
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頃頃直五百餘緡以一頃募一馬則
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于農之意請下諸
路州府詳度以聞俟見實利則六路以次推行政和二年詔
京東西河北舊牧地募人牧馬且推行諸路其制以在官逃
田若天荒凡二頃至三四頃度高下肥磽而授之獨一頃之

賦而牧一馬牝則三年出一駒牧五年者請官再易馬盡括澤潞京西山東河北等田卽陝右軍蕃羗馬一分給之宣和二年詔給地牧馬本以蕃息國馬爲言今損失千計而無出駒之數歲糜賞資蠲除租稅科調而賦歛日以不均爲害非一其罷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馬及置監處並如舊制於是又復東平監凡諸監興罷不一而沙苑監獨不廢後北事興郭藥師在燕山盡發河北諸軍及係官馬聽其所擇而國馬盡矣宣和末金人塞盟始悟闕馬乃復給地牧馬旣無馬以給民又不得元田州縣強民出馬以牧取文具而已屬金人犯闕詔盡括內外馬及取在京騎軍不及二萬且授內臣梁方平扼大河於濟州至則大敗馬復殲焉靖康

元年左丞李綱言祖宗置監三十六所比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役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善者今諸軍闕馬宜復舊制權括天下馬量給其直然時已不能盡行其說矣高宗渡江無復國馬紹興中始措置牧監于饒州守倖領之擇官田爲牧地又置於臨安之餘杭南蕩上曰春秋列國不相通馬皆取於其國中申公巫臣使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雖吳亦自有馬今必于產馬處求之是馬政不修也十九年詔馬五百匹爲一監牡一牝四監分四羣歲生駒三分及斃二分以上有賞罰先是川路買馬歲付鎮江軍養牧至是未見孳生之數歲分江上諸軍後又置監郢鄂之間壯牝千餘十餘年纔生三十駒而不可用乃已故凡戰馬悉仰川秦廣三邊

馬

論曰古者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天子畿方千里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諸侯大者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卿大夫大者馬四百匹兵車百乘則先王戎馬之賦未爲不多矣唐堯暨晉皆處河北畜馬饒多夷狄畏伏不敢與爭及秦廢井田開阡陌戎馬悉待給于官接乎漢初匈奴遂大爲邊患緣其時中國馬少故也武帝之始眾庶街巷有馬成羣衛霍因其資力攘卻強胡斥地千里自是厥後馬之盛無踰于後魏之世祖唐之麟德開元道五代之亂馬又衰耗宋初太祖始置二務歲市馬于邊以充皂櫪之選太宗時漸立坊監總以官司然而孳生

之數比于前代相去遠矣景德天聖之間號爲極盛其馬多不過二十餘萬匹方之開元尙不能及其半則一代廐牧之政大略可想也當端拱初李覺上言曰今秣飼仰給于官費或不充馬母日瘠養馬之卒有罪無利是以駒子生令艱灰而死此馬之所以不蕃也是時西北二虜方張太宗銳志武備然其吏卒狃于積習以慢棄國家之令其弊已不可勝言其後承平日久兵寢不用言者謂養馬無益于國而徒耗公家之費于是盡廢諸路坊監而收其地以爲民田及西事驟起馬不足用乃權立搜括之令而一切苟且之政行焉熙豐變法至于崇宣小人相承亟復亟變迄無一是之政已而女直

塞盟軍馬告乏倉卒之間無所取辦遂致靖康蒙塵之
殞夫夷狄之能爲中國患苦者惟其騎兵勝耳燕代冀
北馬之所生中國于是乎取給漢唐收河西之地土性
高涼水草豐美故畜牧常獲其利至宋之世其地大率
陷沒于戎虜而中國所存之草場或已藉爲官田或被
侵于豪右而馬之能得其養者無幾矣至事勢旣迫行
權以濟一時之急則括私馬以應官用而教訓之未安
服習之無素欲以當强悍不可制之虜其能無及於敗
亡乎

六典通考卷一百六十六

湖西閩鎮珩輯

王政考

馬政

凡收市馬戎人驅馬至邊總數十百爲一券一馬預給錢千
官給芻粟續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諸監曰券馬邊州置
場市蕃漢馬團綱遣殿侍部送赴闕或就配軍曰省馬陝西
廣銳勁勇等軍相與爲社每市馬官給直外社眾復裒金益
之曰馬社軍輿籍民馬而市之以給軍曰括買宋初市馬唯
河東陝西川峽三路招馬唯吐蕃回紇黨項藏牙族白馬鼻
家保家名市族諸蕃至雍熙端拱間則麟府豐嵐州岢嵐火

山軍唐龍鎮濁輪砦陝西則秦渭涇原儀延環慶階州鎮戎保安軍制勝關浩亶府河西則靈綏銀夏州川峽則益文黎雅成茂夔州永康軍京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涇原儀渭秦階環州岢嵐火山保安保德軍其後置場則止環慶延渭原秦階文州鎮戎軍而已太祖時歲遣中使詣邊市馬先是兩河之民入蕃界盜馬入中國官給其直時方畱意撫綏詔禁之太平興國四年詔市吏民馬十七萬匹六年詔內屬戎人驅馬詣闕下者首領縣次續食且禁富民無得私市又詔蕃部鬻馬官取良棄駑又禁其私市歲入數不充且無以懷遠人自今委長吏謹視馬之良駑駑卽印識之許民私市馬先是以銅錢給諸蕃馬直有司言戎人得

錢銷鑄爲器乃以布帛茶及它物易之初市馬以三歲已上十三歲以下爲率天聖中詔市四歲已上十歲已下旣而所市不足羣牧司以爲言乃詔入券并省馬市三歲已上十二歲已下明年詔府州岢嵐軍省馬三歲四歲者不以等第五歲已上十二歲已下骨格良善行者悉許綱送估馬司餘非上京省馬並送并州揀馬司景祐元年御史中丞韓億言蕃部以馬抵永康軍市賣所得至少徒使羌人知蜀山川道路非計之得乃詔罷之四年羣牧司奏河北諸軍闕馬請製等杖六府天雄軍眞定府定瀛貝滄州市上生馬十二歲以下視等第給直馬自四尺七寸至四尺二寸凡六等其直自二萬五千四百五十至萬六千五百五十課自萬三千四百五

十至八千九百五十凡六等取備邊兵戶絕錢充直以第一等送京師餘就配諸軍康定初陝西用兵馬不足詔京畿京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馬馬四尺六寸至四尺二寸其直自五十千至二十千凡五等二年詔河北州軍置場市馬除等樣加增直第一等二萬八千第二等二萬六千第三等二萬四千四等以下及牝馬依舊直慶曆五年出內藏庫絹二十萬市馬於府州岢嵐軍六年詔陝西河東社馬死者鬻錢以助馬直至和元年詔蜀馬送京師道遠多病瘠自今以春秋冬部送陝西四路總管司嘉祐元年詔三司出絹三萬市馬于秦州以給河東軍五年薛向言秦州券馬至京師給直并路費一馬計錢數萬請於原渭州德順軍置場收市其券馬

姑存以來遠人歲可別得良馬八千以三千給沿邊軍騎五千入羣牧司宰臣韓琦言秦州永寧砦舊以鈔市馬自脩古渭砦在永寧之西而蕃漢多互市其間因置買馬場凡歲用緡錢十餘萬流入虜中實耗國用詔復置場永寧羅古渭砦場蕃部馬至徑鬻于秦州治平元年薛向請州軍買馬官及養馬務各軍州同判三年爲任以所市馬多少爲殿最又言秦州山外蕃部至原渭州德順軍鎮戎軍馬充塞商賈至秦州所償止得六百今請以鹽鈔博易使得輕齎至秦州易蜀貨以歸蜀商以所博鹽引至岐雍換監銀入蜀兩獲其便羣牧司請如向言施行是歲河東陝西廣銳蕃落鬪馬復置社買一馬官給錢二十千久之馬不至乃增置如慶曆詔書

四年以成都府路歲輸紬絹三萬給陝西監牧司自是蕃部馬至者眾官軍仰給焉神宗時提舉茶場李杞乞以茶易馬詔如其請其後羣牧判官郭茂恂言承詔專以茶市馬而併茶馬爲一司臣聞頃時以茶市馬亦兼用金帛近歲始專用銀絹錢錢非蕃部所欲且茶馬事實相須乃詔專以雅州名山茶爲易馬之用自是馬至稍眾久之買馬司復罷兼茶事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事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蓋宋初市馬歲僅得五千餘匹天聖中蕃部省馬至三萬四千九百餘匹嘉祐以前原渭德順凡三歲市馬萬七千一百正秦州券馬歲萬五千正崇寧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厲精庶政經營熙河路茶馬司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後監司欲侵奪

其利以助糴買故茶利以專而馬不敷額近雖更立條約令
茶馬司總運茶博馬之職猶慮有司苟近利而不顧遠害三
省其謹守已行毋輟變計元豐成法自是提舉茶事兼買馬
其職任始一凡茶之市馬分而爲二其一曰戰馬生于西陲
良健可備行陣皆昌寧歸化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
產西南諸蠻短小不及稽黎敘等五州所產是也紹興三年
置邕州提舉司市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然自杞本自無馬
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大理地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
於廣南其實猶西馬也隆興初張浚爲江淮都督卽淮上市
之浚言川廣市戰馬每疋不下三四百千又道遠多斃今淮
馬每疋通不滿二百千且軍中卽日可得上從之然淮南馬

矮小實不可用其可用者乃取之淮北耳

容齋隨筆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

邊於岷黎皆置使提督歲所綱發者踰萬疋使臣將校得遷

秩轉資沿道數十州驛社券食廩園薪芻之費不貲而江淮

之間本非騎兵所能展奮又三衙遇暑保甲養馬者自熙寧

五年始先是中書樞密議其事文彥博吳充言國馬不可闕

今法馬死者責償恐非民願王安石以爲令下而京畿投牒

者已千五百戶決非出于驅迫持論益堅乃詔開封府界諸

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曾布等承

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

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或

疆與府界毋過三千匹襲逐盜賊外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

界者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

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斃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委監司經略司州縣更度之于是保甲養馬行于諸路矣時河東騎軍有馬萬一千餘匹歲番戍邊十年一周議者以爲費廩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繼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其闕合萬匹爲額俟正軍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事下中書樞密院議樞密院以爲車騎國之大計不當以一時省費輕議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爲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計折米輸直爲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非所願若芻秣失節或不善調

習緩急無以應用況減馬軍五千匹卽異時當減正軍九千九百人又減分數馬三千九百四十匹邊防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牧養不必以五千爲限而中書謂官養一匹以中價率之爲錢二十三千募民養牧可省雜費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粟之家無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利上竟從樞密院議元豐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錢二十五千令市一馬限以五年當得馬六千九百十有八匹爲緡錢十七萬二千九百五十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極上所買數於是保甲皆兼市馬矣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

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匹匹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京西呂公雅京東翟翔並領其事而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之令尙養戶馬免保馬凡養馬免大小保長稅租支移每歲春夫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丁巡宿凡七事於是京東西戶馬更爲保馬矣公雅又令每都歲市二十四匹限十五年者促爲二年半京西不產馬民貧乏益不堪詔如元令稍增其數公雅乃請每都歲市八匹限以八年山縣限以十年翔又奏本路馬已及萬匹請令諸縣弓手各養一匹以贖失補之罪哲宗嗣位言新法不便者保甲爲急乃詔曰京東西保馬期限極寬有司不務循守遂致煩擾先帝嘗手詔詰責今又未能遵守其

兩路市馬年限並如元詔尋又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付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直翔公雅皆以罪去而保馬遂罷馬端臨曰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守養戶馬獨其科賦保馬獨其征役法行之初民皆樂從非官府抑逼夫樂從之說出於建議者之口未必實事然當時賦役繁重苟有一役於官得以自免亦不暇詳慮卻顧而靡然從之及其久也馬之斃者賠賞不訖奉行之吏務爲苛峻於是戶馬者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以重爲民病矣戶馬者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以備官買熙寧二年河北察訪使曾孝寬以爲言始參考行之是時諸監旣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朝廷以乏馬爲憂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詔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村五千緡若坊郭鄉村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

杖增倍者馬亦如之至三匹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限八歲以下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籍於提舉司於是諸道各上其數開封府界四千六百九十四河北東路六百一十五西路八百五十四秦鳳等路六百四十二永興路一千五百四十六河東路三百六十六京東路七百一十七西路九百一十二西南路五百九十北路七百一十六時初立法上慮商賈乘時高直以病民命以羣牧司驍騎以上千匹出市以平其直熙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害王安石謂今坊監以五百緡得一馬若委之熙河蕃部當不至重費蕃部地宜馬且以畜牧爲生誠爲便利已而得駒羸劣亡失者責償蕃部苦之至是復詔閱實馬及格者一匹支五緡卹延

秦鳳涇原路準此時西方用兵頗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
還死則償直七年遂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
給正兵河東就給本路鄜延益以永興軍等路及京西坊郭
馬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馬既配兵後遂不
復補一東西既更爲保馬諸路養馬指揮至八年亦罷其後
給地給地亦本於戶馬之意云

歸有光曰宋自熙寧未變法以前然苑馬之政亦未稱善
世之害馬者有三曰選吏曰繁法曰易地吏非馬之所宜
其害馬一也法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二也地非馬之所宜
其害馬三也古有秦龍氏周官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
之馬非異獸必有能訓之者非世官不可也羌童項髻徒

跣隨水草畜牧馬與人意相喻非有書生文學法度理也
法數變馬與人皆不自適何以能遂其生況置之磽隤無
所穀畜或禾稼稻稔之田溝塍封限遊騰莫逞非所以適
其走壖之性也昔元魏起代北故馬爲特盛雖唐馬未必
能及也故曰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摩怒則分
背相踉此馬之眞性也

遼太祖爲迭烈府夷離堇懲遙輦氏單弱於是撫諸部明賞
罰不忘征討因民之利而利之羣牧蕃息上下給足及卽位
伐河東下代北郡縣獲牛羊駝馬十餘萬樞密使耶律糾軫
討女直復獲馬二十餘萬分牧水草便地數歲所增不可勝
算自太祖及興宗垂二百年羣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馬

猶有數萬羣每羣不下千匹舊制常選南征馬數萬匹牧于雄霸清滄間以備燕雲緩急復選數萬給四時遊畋餘則分地以牧至末年累與金戰番漢戰馬十損六七雖增價數倍竟無所買乃冒法買官馬從軍諸羣牧私賣日多田獵亦不足用遂爲金所敗以訖于亡松漠以北善馬皆爲大石林牙所有

金太宗天會三年詔南京括官豪牧馬以等第取之分給諸軍天德間置廸河幹朶幹里保蒲速幹燕恩兀者五羣牧所皆仍遼舊名各設官以治之又於諸色人內選家富丁多及品官家子猛安謀克蒲輦軍與司吏家餘丁及奴使之司牧謂之羣子分牧馬駝牛羊爲之立蕃息衰耗之刑賞後稍增

其數爲九契丹之亂遂亡其五四所之所存者馬千餘牛二

百八十餘羊八百六十駝九十而已世宗置所七曰武滿武

滿幹觀只蒲速梳

滿速梳本幹觀只之地大定七年分其

里本

承安三年改爲烏鮮烏魯古魯魯古者言滋息也

合魯梳耶盧梳

在武平縣臨潢泰州之境

大定二十年三月更定羣牧官詳穩脫朶知把羣牧人滋息

損耗賞罰格二十一年勅諸所馬三歲者付女直人牧之牛

或以借民耕或又令民畜羊或以賑貧戶時遣使閱實其數

缺則杖其官而令牧人償之匿其實者監察舉覺之二十八

年蕃息之久馬至四十七萬牛十三萬羊八十七萬駝四千

明昌五年散驂馬令中都西京河北東西路驗民物力分畜

之又令佗路民養馬者死則於前四路所養者給換若欲用

則悉以送官然每有大役必括於民及取羣官之餘騎以供戰士焉興定元年定民間牧潰軍亡馬之法及以馬送官酬直之格上等馬一匹銀五十兩中下遞減十兩不願酬直者上等二匹補一官雜班任使中等三匹下等四匹如之令下十日陳首限外匿及般並絞又遣官括實民馬立賞格以示勸五百匹以上鈔千貫千匹以上一官二千匹以上兩官元起朔方俗善騎射因以弓馬之利取天下世祖中統四年設羣牧所其牧地東越耽羅北踰火里禿麻西至甘肅南暨雲南等地凡一十四處自上都大都以至玉珍伯牙折連祛呆兒周迴萬里無非牧地馬之羣或千百或三五十左股烙以官印號火印之馬牧人曰哈赤哈刺赤有千戶百戶父子

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隨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朝廷歲以九月十月遣守官馳驛閱視較其多寡有所產駒卽烙印取勘收除見在數目造蒙古回回漢字文冊以聞其總數蓋不可知也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先驅馬出建德門外取其肥可取乳者以行汰其羸瘦不堪者還于羣自天子以及諸王百官各以脫羅瓘置撒帳爲取乳室車駕還京師太僕卿先期遣使徵馬五十烏木丹來京師烏木丹者承乳車之名也旣至俾哈赤哈刺赤之在朝爲卿大夫者親秣飼之每烏木丹牝馬四十每牝馬一官給芻一束菽八升駒一給芻一束菽五升菽貴則其給減半以小稻充芻粟每旬取給于度支寺官亦以旬詣閑廐閱肥瘠凡御位下正宮位下

隨朝諸色目人及甘肅土番等處草地內及江南腹裏諸處應有係官孳生馬牛駝騾羊點數之處一十四道牧地各置千戶百戶等名目

明制馬之屬內廐者曰御馬監中官掌之牧于大壩蓋倣周禮十有二閑意牧于官者爲太僕寺行太僕寺苑馬寺及各軍衛卽唐四十八監意牧于民者南則直隸應天等府北則直隸及山東河南等府卽宋保馬意其曰備養馬者始于正統末選馬給邊邊馬足而寄牧于畿甸者也官牧給邊鎮民牧給京軍皆有孳生駒官牧之地曰草場或爲軍民佃種曰熟地歲徵租佐牧人市馬牧之人曰恩軍曰隊軍曰改編軍曰充發軍曰抽發軍苑馬三等上苑萬中七千下四千一夫

牧馬十疋五十夫設圉長一人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之三歲寺卿偕御史印烙鬻其羸劣以轉市邊衛營堡府州縣軍民壯騎操馬則掌于行寺卿邊用不足又以茶易於蕃以貨市于邊其民牧皆視丁田授馬始曰戶馬旣曰種馬案歲徵駒種馬死孳生不及數輒賠補初太祖都金陵令應天太平鎮江廬州鳳陽揚州六府滁和二州民牧馬洪武六年設太僕寺于滁州統于兵部後增滁陽五牧監領四十八羣已爲四十監旋罷惟存天長太興舒城三監置草場于湯泉滁州等地復令飛熊廣武英武三衛五軍養一馬馬歲生駒一歲解京旣而以監牧歸有司專令民牧江南十一戶江北五戶養馬一復其身太僕官督理歲正月至六月報定

駒七月至十月報顯駒十一二月報重駒歲終考馬政以法治府州縣官吏凡牡曰兒牝曰騾兒一騾四爲羣羣頭一人五羣羣長一人後又設北平遼東山西陝西甘肅行太僕寺定牧馬草場永樂初設太僕寺于北京掌順天山東河南舊設者爲南太僕寺掌應天府六府二州四年設苑馬寺于陝西甘肅統六監監統四苑又設北京遼東二苑馬寺所統視陝西甘肅十二年令北畿民計丁養馬選居閒官教之畜牧民十五丁以下一疋十六丁以上二疋爲事編發者七戶一疋得除罪尋以寺卿楊砥言北方人戶五丁養一免其田租之半薊州以東至南海等衛戍守軍外每軍飼種馬一又定南方養馬例鳳廬揚滁和五丁一應天太鎮十丁一淮徐初

養馬亦以丁爲率十八年罷北京苑馬寺悉牧之民洪熙元年令民牧二歲徵一駒免草糧之半自是馬日蕃漸散于鄰省濟南兗州東昌民養馬自宣德四年始也彰德衛輝開封民養馬自正統十一年始也已而也先入犯取馬二萬寄養近京充團營騎操而盡以故時種馬給永平等府景泰三年令兒馬十八歲騾馬二十歲以上免算駒成化二年以南土不產馬改徵銀四年始建太僕寺常盈庫貯備用馬價是時民漸苦養馬六年吏部侍郎葉盛言向時歲課一駒而民不擾者以芻牧地廣民得爲生也自豪右莊田漸多養馬漸不足洪熙初改兩年一駒成化初改三年一駒馬愈削民愈貧然馬卒不可少乃復兩年一駒之制民愈不堪請勅邊鎮隨

俗所宜凡可以買馬足邊軍民交益者便宜處置時馬文升撫陝西極論邊軍償馬之累請令屯田卒田多丁少而不償馬者歲輸銀一錢助賠償雖皆允行而民困不能舒其後陝撫蕭顥請省行太僕寺兵部覆云洪永時凡茶馬蕃人貢馬悉收寺苑放牧常數萬疋足充邊用正統以後北敵屢入抄掠馬遂日耗言者每請裁革是惜小費而忘大計于是勅諭顥但令加意督察而北畿自永樂以來馬日滋輒責民牧民年十五卽養馬太僕少卿彭禮以戶丁有限而課駒無窮請定種馬額會文升爲兵部尙書奏行其請乃定兩京太僕種馬兒馬二萬五千騾馬四之二年納駒著爲令時宏治六年也久之楊一清爲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奏言我朝以陝

右宜牧設監苑跨二千餘里後皆廢惟存長樂靈武二監今牧地止數百里然以供西邊尙無不足但苦監牧非人牧養無法耳兩監六苑開城安定水泉便利宜爲上苑牧萬馬廣甯萬安爲中苑黑水草場逼窄清平地狹土瘠爲下苑萬安可五千廣甯四千清平二千黑水千五百六苑歲給軍外可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足供三邊用然欲廣孳息必多蓄種馬宜增滿萬疋兩年一駒五年可足前數請支太僕馬價銀四萬二千兩於平慶臨鞏買種馬七千又養馬恩隊軍不足請編流亡民及問遣回籍者且視恩軍例凡發邊衛充軍者改令各苑牧馬增爲三千人又請相地勢築城通商種植榆柳春夏放牧秋冬還廐馬旣得安敵來亦可收保孝宗方重

邊防詔如一清所奏遷總制仍督馬政諸監草場原額十三萬三千七百餘頃存者不及半一清覈得荒地十二萬八千餘頃又開武安苑地二千九百餘頃後一清去官未幾復廢時御史王濟言民苦養馬有一孳生馬輒害之間有定駒賂醫諱之有顯駒墜落之馬虧欠不過納銀二兩旣孳生者已聞官而復倒斃不過納銀三兩孳生不死則飢餓馬日瘦削無濟實用今種馬地畝人丁歲取有定額請以其額數令民買馬而種馬孳生縣官無與兵部是其言自後每有奏報輒引濟言縣官無與種馬事但責駒於民遺母求子矣初邊臣請馬太僕寺以見馬給之自改徵銀馬日少而請者相繼給價十萬買馬萬匹邊臣不能市良馬馬多死太僕卿儲懽以

爲言請仍給馬又指陳各邊種馬盜賣私借之弊語雖切不能從而邊鎮給發日益繁延綏三十六營堡自宏治十一年始十年間發太僕銀二十八萬有奇買補四萬九千餘疋甯夏大同居庸關等處不與焉至正德七年遂開納馬例凡十二條九年復發太僕銀市馬萬五千于山東遼東河南及鳳陽保定諸府嘉靖元年陝西苑馬少卿盧璧條上馬政請督逋貢明印烙訓醫藥均地差以救目前而闢場廣蓄爲經久計帝嘉納之自後言馬事者頗衆二十九年俺答入寇太僕馬缺復行正德納馬例已稍增損之至四十一年遂開例至捐馬授職隆慶二年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武金言種馬之設專爲孳生備用備用馬旣別買則種馬可遂省今備用馬

已足三萬宜令每馬折銀三十兩解太僕種馬盡賣輸兵部一馬十兩則直隸山東河南十二萬匹可得銀百二十萬且收草豆銀二十四萬御史謝廷傑謂祖制所定關軍機不可廢兵部是廷傑言而是時內帑乏方分使括天下逋賦穆宗可金奏下部議部請養賣各半從之太僕之有銀也自成化時始然止三萬餘兩及種馬賣銀日增是時通貢互市所貯亦無幾及張居正作輔力主盡賣之議自神宗九年始上馬八兩下至五兩又折徵草豆地租銀益多以供團營買馬及各邊之請然一駒馬輒發三十金而州縣以驚馬進其直止數金且仍寄養于馬戶害民不減曩時又國家有興作賞賚往往借支太僕銀太僕帑益耗十五年寺卿羅應鶴請禁支

借二十四年詔太僕給陝西賞功銀寺臣言先年庫積四百餘萬自東西二役興僅餘四之一朝鮮用兵百萬之積俱空今所存者止十餘萬況本寺寄養馬歲額二萬正今歲取折色則馬之派徵甚少而東征調兒尤多卒然有警馬與銀俱竭何以應之章下部未能有所釐革也崇禎初核戶兵工三部借支太僕馬價至一千三百餘萬蓋自神宗以來問政大壞邊牧廢弛旣而遼東督師袁崇煥以缺馬請于兩京州縣寄養馬內折三千匹價買之西邊太僕卿涂國鼎言祖宗令民養馬專供京營騎操防護都城非爲邊也後來改折無事則易馬輸錢有警則出銀市馬仍是爲京師備禦之意今折銀已多給各鎮如并此馬盡折萬一變生奈何帝是其言卻

崇煥請蓋明世馬政始盛終衰其故由草場興廢太祖設草場于大江南北復定北邊牧地自東勝以西至甯夏河西察罕腦兒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至大甯遼東抵鴨綠江又北千里而南至各衛分守地又至雁門關西抵黃河外東歷紫荆居庸古北抵山海衛荒閒平埜非軍民屯種者聽諸王駙馬以近邊軍民樵採牧放在邊藩府不得自占永樂中又置草場于畿甸尋以順聖川至桑乾河百三十餘里水草美令以太僕千騎令懷來衛卒百人分牧後增至萬二千疋宣德初復置九馬坊于保安州兵部奏馬大蕃息以色別而名之其毛色二十五等其種三百六十其後莊田日增草場日削軍民皆困于犂養宏治初兵部主事湯冕太僕卿王

霽給事中韓祐周旋御史張洄皆請清數而旋言香河諸縣地占于勢家霸州等處俱有仁壽宮皇莊乞罷之以益牧地雖允行而占佃已久卒不能清南京諸衛牧場亦久廢兵部尙書張瑩請復之以御史胡海言遂止京師團營官馬萬疋與旗手等衛上直官馬皆分置草場歲春末馬非聽用者坐營官領下場放牧草豆住支秋末回給事御史閱視馬斃軍逃者以聞後上直馬不出牧而騎操馬仍歲出嘉靖六年武定侯郭勛以邊警奏免之徵各場租以充公費餘貯太僕買馬于是營馬專仰秣司農歲費至十八萬戶部爲詘而草場益廢議者爭以租佃取贏浸淫至神宗時弊壞極矣茶馬司洪武中立於川陝聽西番納馬易茶賜金牌信符以防詐僞

每三歲遣廷臣召諸番合符交易上馬茶百二十觔中馬七十觔下馬五十觔以私茶出者罪死雖勛戚無貨末年易馬至萬三千五百餘匹永樂中禁稍弛易馬少乃命嚴邊關茶禁遣御史巡督正統末罷金牌歲遣行人巡察邊氓冒禁私販者多成化閒定差御史一員領敕專理宏治閒大學士李東陽言金牌制廢私茶盛有司又屢以敝茶給番族番人抱憾往往以贏馬應宜嚴敕陝西官司揭榜招諭復金牌之制嚴收良茶頗增馬直則得馬必蕃及楊一清督理院馬遂命并理鹽茶一清申舊制禁私販種官茶四年間易馬九千餘疋而茶尙積四十餘萬觔靈州鹽池增課五萬九千貯慶陽固原庫以買馬給邊又懼後無專官制終廢也於正德初請

令巡茶御史兼理馬政行太僕苑馬寺官聽其提調報可御史翟唐歲收茶七十八萬餘觔易馬九千有奇後法復弛嘉靖初戶部請揭榜禁私茶凡引俱南戶部印發府州縣不得擅印三十年詔給番族勘合然初制訖不能復矣馬市者始永樂間遼東設市三二在開原一在廣甯各去城四十里成化中巡撫陳越復奏行之後至神宗初不廢嘉靖中開馬市于大同陝邊宣鎮相繼行隆慶五年俺答上表稱貢總鎮王崇古市馬七千餘疋爲償九萬六千有奇其價遼東以米布緡宣大山西以銀市易外有貢馬者以鈔幣加賜之初太祖起江左所急惟馬屢遣使市于四方正元壽節內外藩封將帥皆以馬爲幣外國土司番部以時入貢朝廷每厚加賜予

所以招攜懷柔者備至文帝勤遠畧遣使絕域外國來朝者甚眾然所急者不在馬自後徂於承平駕馭之權失馬無外增惟恃孳生歲課重以官吏侵漁牧政荒廢軍民交困矣蓋明自宣德以後祖制漸廢軍旅特甚而馬政其一云

歸有光曰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疋江北五戶共養馬一疋以丁多之家爲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羣頭羣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糧草之半每加優卹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於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而徒以法之敝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養馬國家

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爲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爲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銀爲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已又何以責之馬戶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子粒爲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買俵爲急矣且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征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旣無事於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爲姦僞而爲利己之圖有駒不

報而工于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乳字絕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衛文秉心塞淵致駉牝之三千魯僖以思無邪致馬之斯祖夫官民一於爲利以相欺何望于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爲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征解畧不思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爲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驍健良馬翼之所產昔人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以王霸不得爲以霸者也今舉冀之良產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西邊之馬可得以爲畿內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明馬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

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征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羣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長亦以爲己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爲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洪武永樂之舊猶可復也蓋修茶馬而渥洼之產至矣弛草地而坵牧之息繁矣卹編戶恣芻牧而烏僕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抑古之相衛邢洛皆有馬監卽皆今之畿輔地也如使盡覈官民所耕佃牧馬草場盡出之與夫羣不墾者皆立埽堆以爲監牧之地而盡歸于苑馬宋人戶馬保馬之法雖罷之可也何必規規然沿其末流而日

事紛更乎 日知錄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

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

色目人謂女直畏吾欽察契丹等

漢

民悉入官敢匿與互市者罪之實錄言永樂元年七月丙戌上諭兵部臣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禁民不得私畜故也漢文景時閭里有馬成羣民有卽國家之有其榜諭天下聽軍民畜馬勿禁又曰三五年後庶幾馬漸蕃息此承元人禁馬之後故有此諭而洪熙元年正月辛巳上申諭兵部令民間畜官馬者二歲納駒一匹俾得以餘力養私馬至宣德六年有陝西安定衛土民王從義畜馬蕃息數以來獻此則小爲之而小效者然未及修漢唐馬復之令也

馬祭

馬質禁原蠶者原再也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爲其傷馬與校人春祭馬

祖馬祖天夏祭先牧先牧始養馬其人未聞秋祭馬社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日相土作

冬祭馬步馬步神爲害馬者庾人掌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先牧制閑

甸祝祠牲馬皆掌其祝號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

鄭鄂曰馬未嘗有祖此言馬祖者賈氏謂天駟也以天文

考之天駟房星也房爲龍馬馬生者其氣實本諸此則馬

祖爲天駟可知於春則祭春者萬物始生之時先牧始教

人以放牧者也夏草方茂馬皆出而就牧思其始教以養

牧之法故祭於夏阜廐所在必有神焉賴乎土神以安其

所處故祭馬社寒氣總至馬方在廐必存其神使不爲災

唐人之頌曰冬祭馬步存神也馬之難育也必祭諸神以爲之助四時之順其時各有蕃馬之法

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諸預祭官於祭所致齋一日積柴於燎壇禮畢就燎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皆以剛日牲用少牢如祭馬祖埋而不燎

唐仲春祭馬祖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用剛日牲各用羊一籩豆各二簋簋各一設壇於長安四十里外龍豪澤中其制高三尺周廻九步

宋政和禮仲春祀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擇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壇各廣九步高三尺四出陛

一趙二十五步中興後以紹興三十一年於行在昭慶寺設位行祭

明洪武二年建祭馬祖先牧馬步馬社之神初命築壇於後湖祀馬祖諸神禮官奏言周官牧人掌天馬之屬春祭馬祖夏祭先牧冬祭馬步馬祖天駟星也孝經說云房爲龍馬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土作乘馬馬步謂神之災害于馬者隋用周制祭以四仲之月唐宋因之擬春秋二仲月甲戌庚日爲宜於是遣官行禮爲壇四壇用羊一豕一幣一其色白籩豆各四簋簋登象尊壺尊各一用時樂獻官齋戒公服行三獻禮祝文曰維神始於天地之初而司馬於世牧養蕃息馭而乘之閑廐得所歷代興邦戡

定禍亂咸賴戎馬人民是安朕自起義以來多資於馬摧堅
破敵大有功焉稽古案儀載崇明享爰伸報本以昭神功謹
以制幣牲齊式陳明薦尙享自後定於春秋仲月十五日遣
兵部官祭歲以爲常四年蜀明昇獻良馬十其一白者長丈
餘不可加韉勒太祖曰天生英物必有神司之命太常以少
牢祀馬祖囊沙四百斤壓之令人騎而遊苑中久之漸馴帝
乘之以夕月於清涼山比還大悅賜名飛越峰復命太常祀
馬祖五年并諸神爲一壇歲止春祭永樂十三年立北京馬
神祠於蓮花池其南京馬神則南太僕主之宏治九年三月
詔修通州馬神祠祠在治之北地名壩上安德鄉也初文皇
帝靖難兵起戰其地覺有神相之因詔作馬神祠久之祠廢

至是順天府尹彭禮等修之嘉靖二十八年以先牧廟建自永樂歲久頽弊修之

歸有光曰天文辰爲馬精龍與馬同氣古之聖人非通天地萬物之理其孰能與於此是以制祭祀而國家受福百物皆昌也余觀秦趙史記自益爲朕虞佐舜調馴鳥獸其後費昌仲衍世爲御有功列爲諸侯而造父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騊駼耳之駟獻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造父御穆王日馳千里以歸造父由此封於趙城其後奄父爲宣王御而非子以善養爲孝王封之犬邱豈以柏爲爲虞而子孫世世善御能息馬哉上古聖賢皆神靈通於萬物不可以後世測度

也穆王造父奇矣夫社祀以句龍稷祀以棄若造父非子
豈今所謂先牧耶太僕秦官主奉車又掌馬事意秦制蓋
有所本抑周禮軼而不備不然何前世御者皆能養馬太
僕職兼奉車與馬其出於古非秦官明矣

論曰自唐盛時官府以畜牧爲國利故孳息之繁溢于
海甸車騎之雄天下無敵由五季及宋內地之產不足
乃多鬻諸邊夷其來者遠非盡趨捷奔軼之材又其水
土之性不遂芻粟之欲不充肥者或化而爲瘠強者或
變而爲孱于是物力日減一日而中國不勝支絀之患
矣夫馬之爲用非特服重致遠已耳戰勝攻取率將賴
焉惟其平居馴習而阜擾之進退操縱罔不如意一旦

驅之于戎行庶無蹊突驚蹶之虞是以古者鄉田同井馬牛車輦取具其中有事則鄉官率之以至初未嘗他有所求也夫井田行則八家共出車牛而力有餘井田廢則官雖資民以馬而民日困宋之戶馬保馬寄養民間當時言者指爲弊政良以免役之利小而貽累之害大也至于互市之法自唐已然宋室中葉始以茶易馬秦蕙田氏謂明代之而有效然中國自廢監牧之利而專假勾于夷狄則彼將深匿其壯健而出其罷劣者以誑我此中國往往受制于夷狄也夫物不素備而惟人之是求緩亟將有時而不應況以中國而俯求于異

類乎